



专栏作家 回鲍尔吉·原野

看背面

一家调查公司通过对 840 名各个年龄段的女人进行男人性感部位调查,72%的受访者认为,男人好看的部位是后背。

这一结论可有助于男士修正美学观点,前面修饰过甚,作用不大。

还有一项调查说,男人对女人背部的关注度——眼光停留时间,也超过前面。

当然,这一类无助于世界大同的调查会让道德无暇的人士觉得无聊。其实,聊之有无不重要,调查公司的任务是调查人的一切事务,卖给买家。而我影影绰绰想起中学生必读的一篇散文:《背影》。朱自清把对父亲的追思也寄托在穿棉袍而臃肿的老同志的后背上。

为什么是后背呢?因为他的父亲送别儿子开步走了。他不能倒着走,还要过铁道、上台阶,所以朱氏和广大中学生看到的是朱爸爸的背影。

这里说背面,而非背影。

背面只是一个譬喻,说一件事给人带来的影响。每一件事,除了当下的意义,还有未来的影响。

比方说,一个人参加长跑训练,第一天乃至第十八天感觉悉为疲惫,呼吸困难和肌肉酸痛等等。这是正面,即一个人当下的感受。它是真实的,其心理反应为沮丧厌倦。如果没有信念、毅力或命令指挥,长跑训练无法坚持也坚持不下来。那么,它的背面是什么?

长跑训练者被时间告知:这件事的背面是强壮、健康与快乐。

对人所遭遇的事务而言,其正面背面并不像钱币的正反面那样昭彰,翻过来就能看到。人的事务需要时间显影,时间告诉你每一件事务背面的图案。

由于事务背面的出现受到时间制约,人难以做出当下判断,不知其何去何从。这个问题其实好办,既然不可以两选一,就不妨接受它,而不是放弃它。

不好的或曰不健康的事务也在时间中显示其正面与背面。吸烟之初习者,正面遭逢的是愉悦。不是肺愉悦,而是神经愉悦。当尼古丁在血液中的饱和度形成机制后,吸不吸烟这件事,人说了不算,尼古丁说了算。尼古丁之害对人体而言尚小,烟雾中有 4000 多种物质对人体产生负面作用,祸害首推焦油及一氧化碳,有 40 多种疾病与吸烟相关。吸烟愉悦——正面,吸烟有害——背面,只可惜背面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浮出水面,但它从第一天就开始发生作用。

事情的好坏永远不在一个时间向度上出现,它告诉人们一个淳朴的道理,对每一件事都应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选择坚持或拒绝,不要等。还有,所有的事情都有其背面乃至背背面,无一例外也无一落空。时间是所有事务伟大的无法欺骗的见证。



名家新篇 回叶兆言

萝卜烧青菜

什么总是排长队。南京人喜欢吃鸭子,更牛的是知道应该吃哪里的鸭子。鸭和鸭弄熟了看上去差不多,吃到嘴里,那味道相差太大。

汪曾祺先生是北京作家中最会吃的人,当时名满文坛,来南京玩,天天都有宴会。很馋街头的鸭子,特意留一点肚子,我们随便找个摊子,剁些烤鸭回宾馆下酒,吃了连声喊好,说绝对超过享有盛名的北京烤鸭。我后悔没让他尝尝湖南路上的鸭子,只是把天天排队的盛况描绘一番,他听了很是神往。强中自有强中手,南京人在鸭子上是下了大工夫的,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有了普及,才有提高。

现在我们家的美食行家——上大学的女儿经常在外面混,流行什么就吃什么。动不动预定小饭局,重庆火锅、十三香龙虾、小肥羊、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,土洋兼收兼容并蓄。偶尔也把父母骗出去吃喝,价位都不是很高,知道我们在吃

喝上面不肯多花冤枉钱。有次去一家人气很旺的馆子,必须提前一天预订座位,然后一家人赶过去,坐下来,她先自作主张点了一款红烧肉,又要了一个萝卜烧青菜,然后十分得意地说,其他的就凑合点吧,这两样是此地的招牌菜,有了它们,你们爱点什么点什么。

名不虚传,红烧肉能做好的馆子并不稀罕,把萝卜和青菜搁在一起烧,如此有滋有味,还真是不容易。这基本上也算是出了奇招,两样东西都是蔬菜中的贱品,上不了台盘,听上去很可笑。显然厨师故意剑走偏锋,艺高人胆大,出奇制胜。事实证明女儿的话不错,来这家馆子吃饭的,只要是回头熟客,一般绝不会放过这两道菜。

行行有学问,处处有道理,我也曾试着自己学做这道菜,见贤思齐,是一种很好的态度,可惜借葫芦画瓢,从来不是件容易事。



灯下漫笔 回王吴军

城市里的公交车

在城市里生活,每天都要乘坐公交车。原本快速行走的脚步,在走上公交车的那一刻,自然地缓慢下来,公交车慢腾腾地蠕动在高楼大厦之间,走不了多远,就又缓缓地停下来,或者是红灯,或者是一个停靠站,伴随着路边音像店里的音乐,毫不着急地走着自己既定的路线。除了上下班的高峰期,公交车上的人会少一些。我喜欢这个时刻的公交车,乘客们慢条斯理地整理衣服或彼此说话,或独自沉默,或漫不经心地望着车窗外面,时光显得慵懒而悠闲。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时候,我会买一份当天的报纸,上了车,如果在座位上坐下来,我会迅速浏览一下报纸上当天的新闻。公交车外,随时都有汽车和人流擦肩而过。这个时候,光影交错,时光里弥漫着一种绚丽的色彩。我从报纸上抬起头,心情有些恍惚,仿佛一棵小草,不论是风雨还是阳光,我除了接受和面对,没有别的选择。每当两辆公交车交错而过的时候,我心里都会想起一些什么,似乎说不清楚的惆怅,也可能是一种可笑的情绪,使我难以摆脱。透过车窗,我看见匆匆而过的许多模糊的面孔。我知道,对于别的路人来说,自己也是一个模糊的面孔而已。

公交车里通常没有座位,即使有,我其实也不大喜欢坐下来。我喜欢站着看车窗外面的风景,随着身处的这辆公交车的移动,从此处到彼处,从阴影到明朗,从喧嚣到喧嚣,从缤纷到缤纷,来回循环,不断重复。我有一个朋友,她说她喜欢城市里的公交车。星期天的时候,只要一有闲暇,她都会坐上路程最远的公交车,在这个城市里来回穿行。路边滑过的风景,黑暗而悠长的隧道,

蓦然拥挤又蓦然稀少的行人,都会让她无限愉悦。她说,不要只是把公交车看成不断来去的载人工具,其实,公交车是一个丰富的世界,是城市里流动的风景。是的,公交车里是有风景的,当整个城市的喧嚣越来越浓重的时候,公交车却似乎可以带领我们走出喧嚣,让一种梦境在我们美好的想象里真实存在着。还有一位朋友说,不知道为什么,他喜欢上了乘坐公交车,甚至产生了依赖心理,女朋友因为他这个奇怪的爱好,经常和他吵架,但是没有办法,他无奈地说,只有在公交车里,才感觉到生活的压力 and 工作的烦恼离自己很远,虽然在车上,却远比在办公室里感觉要放松得多,呼吸也舒畅得多。这位朋友说,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鸟,而公交车就是一个温暖的巢,他在里面可以自由做梦,不会被人注意。他愿意自己乘坐的公交车永远没有终点。

每一次经过公园旁边的一个停靠点时,都会听到婉转优美的音乐。每一次,我都会让自己尽情倾听着。那旋律其实非常简单,却仿佛在人的心头流淌,如清澈的春水,如温柔的抚慰,让人的心境变得无比宁静和美好。终于有一次,我走下公交车,进了那家音像店,店里的女孩告诉我,那首曲子是卖得最好的。我买了一张,那是浪漫舒缓的抒情音乐,回到家,我几乎听了一个晚上。优美的旋律中,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,城市变成了一片葱郁而清新的森林,弥漫着自然的神秘与优美,公交车成了一只只轻盈飞翔的鸟,快乐地起舞,而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,都坐在飞鸟斑斓的翅膀上,唱着歌,自由自在,每个人都露出了快乐的笑容。



草堂文画 回冯杰

归乡的旅程

故乡是灵魂最后的归宿。在物质上或精神上,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实在或虚有的“故乡”。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多么辉煌或寂寞,无论他是伟人 or 凡夫,无非都是一次还乡之旅的过程。或长或短,或急或慢,最后都要归乡,去皈依大地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五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她的家人,她很少与外人交往。

“你怕我找不到工作?”

叶子有些敏感地问。

“不是的,你这么好的人才,他们到哪儿去找?我是想说,我又加工资了,老板说我干得不错,从一千二加到一千五。”

“恭喜你。”

加薪总是让人欢喜。

叶子给他倒满啤酒,和他碰杯。

李伟把他宽大厚实的手掌,覆在叶子的手上。叶子的心中一惊,她本能地缩回了手,可是李伟又把她的手捉住了,这次,他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。叶子感到他的手心是那么的温热有力,一瞬间,幸福的暖流,袭遍了她的全身,她的心和身体激动得一阵阵颤抖。

李伟仍捉了她的手说:“咱们到外面走走。”

这个晚上,叶子把自己交给了她。

在那长满绿树长草的山坡上。

不为别的,只为她爱他。

从她第一次看到他,她就知道,他是她的,他是他的。

至今,只要微微闭上眼睛,她就会看见,那遥远的天边的橘红灿烂的云霞;就会看见无边无际的蔗林,被海风拂过的一阵阵一层层浮荡的绿波;就会闻到甘蔗林中空气的润湿清甜。只要微微闭上眼睛,她就能看到那青黛色的天,天边悬挂着一颗清凉闪烁的金星;就能感受到他粗重灼热的喘息,环绕紧箍着她的那双有力的臂膀,还有他轻轻的抚触,舔吻和那贪婪得似要吞噬、穿透、溶化、搅碎她的吮吸;只要轻轻闭上她的眼睛,她就会想起他颤抖的全身,和那句“啊,你还是个孩子。”

当时,叶子还不明白,他为什么这么说。

自此,李伟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,冲完凉就要她。他们日日夜夜沉溺在肉欲的冲动、需求、贪婪和欢愉中。

叶子感到幸福快乐无比。

再次出去打工,是半个月后,叶子穿上了李伟为她买的那身乳白色真丝套装,显得纯洁、青春、端庄。

面试时,两位男经理,盯着她的眼睛,睁得又大又亮,半天才惊叫:“哇,好靓呀。”

尽管她还是不会白话,英语也不灵光,伟力公司还是录取她做了总经理办公室的文书。

一、再见,不要永别

“你会讲白话吗?”

“你会讲海南话吗?”

“你会英语吗?”

看过简历后,坐在玻璃间内人事部的小姐或先生,总是这样问叶子。

叶子有些惭愧,亦有些不平:明明是你们到大陆来办厂办公司,为什么老让我们学你们说话呢?

“不会。”

她奇怪他们为什么一律都是那种得意洋洋自命不凡的表情,似乎世界都在他们手中掌握。

叶子穿梭于海口的大街小巷,看见一家公司或工厂,就进去问:要不要招人。

一星期下来,火一样的热带阳光、强烈的紫外线,已经把她的皮肤晒成红黑色。

望着大街上那些和她一样,进来出去,出去进来,匆匆行走奔波、寻找工作的人们,叶子心中有些失落。

到了傍晚,李伟下班后,骑单车来到约好的海口大道上的广告墙下,带叶子一起回“家”。

他们的小“家”,在海口秀英乡杨沙村。说是村,其实只有一户人家,在一个大土堆上,一幢红砖红瓦的新房。

屋前有一大片空地,空地上栽了好多树,有椰树、松树、棕榈树、芭蕉树。碧绿无际的甘蔗林,碧绿的树,围裹着一点砖红色,煞是醒目、好看。只一眼,叶子就喜欢上了这幢房子。

李伟在这里租了两间房子,一人一间,月租 150 元。房东夫妇人很好,典型的海南人,胆小和善。夫妇俩带着一男一女俩小孩,养了一大群鸡鸭兔,还有一条大黄狗叫阿随。

都说海南人脏,不讲卫生,可这家人,这幢房子,也许是新屋的原因,却很干净。

“叶儿,今天有希望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别着急,看你晒得多黑。”

她有些惭愧地低了头,伸手摸了摸脚在脚边的阿随,阿随立刻伸过舌头,舔叶子的手和脚。

虽然在一起单独相处已有一个星期了,叶子还是不敢正视李伟的眼睛和脸庞。

“怎么又低头了,叶儿,我是说,你别去找工作了,我养你,我不想你太辛苦。”

听他这样说,叶子有些感动。自小她就是个孤独自卑的人,虽然这一点不为外人所知。除了